

一位真挚细腻的散文大家

一个外柔内刚的民主战士

华夏出版社

朱自清 著



朱自清

回忆录

我所见的 清华精神

我所见的

清华精神

朱自清 著

回忆录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所见的清华精神——朱自清回忆录 / 朱自清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8.4
(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文丛)

ISBN 978-7-5080-4637-2

I . 我… II . 朱… III . 朱自清 (1898—1948) —回忆录 IV 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4680 号

出品策划:

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a bookstore.com>

我所见的清华精神——朱自清回忆录

著 者: 朱自清

选 编 者: 刘 辉

特约策划: 张永超

责任编辑: 林媛韡

特约编辑: 张 欣

美术编辑: 兰 馨

装帧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总 经 销: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 开 787×1092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0-4637-2

定 价: 24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少陵为诗，不啻少陵自为年谱

——“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”文丛总序

“文如其人”这句老话，狭隘对待，容易刻舟求剑，胶柱鼓瑟，因为文往往并不如其人，或并不完全如其人。人已逝，或将逝，文则遗留后代，垂为公器。人的活动与影响有限，文只要被阅读，可不受时空限制而作用于世道人心，故文可大于人。然而纵使一流作者也不能尽写心声，尽传精神，故文也可小于人。之所以人外有文，文外有人，盖因人与文紧相连属又并不相等。太史公说他读孔子书，“想见其为人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这符合孟子所谓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，但司马迁曰“想见”，孟子曰“以意逆志”，都不敢断言可从书本坐实作者之为人，都承认心目中的作者只是推想出来的形象，这就说得极有分寸，既顾及文如其人的一面，看到文与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，也顾及文不如其人的一面，看到文与人的断裂和差异，比一度流行的英美“新批评”割断文与人的关系，或大为此派诟病的浪漫主义批评完全视作品为作家的自叙传，都高明许多。

但作者不同，其与作品的远近亲疏，又各不相侔。清人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有言：

古人遗集，不得以年月限者，其故有三：生逢治朝，无变故可稽，一也；居有定处，无征途显迹，二也；语在当身，与庶务罕涉，三也。杜皆反是，变故、征途、庶务，交关而可勘，而年月昭昭矣。

他甚至说“少陵为诗，不啻少陵自为年谱”，诚为高论。浦氏提醒读者，在文与人的关系上要注意两种情况，一是文人身逢“治朝”（太平年代），无大“变故”，不常流徙，甚或终身定居一隅，作品也不广涉社会人生，不能从中见出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联，如此“遗集”难以编年，价值也较低；另一种情况如杜甫，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变故、征途和庶务（社会现象），无形中等于自撰了一份年谱或传记——不言而喻，价值也更高。

如不嫌简单，我想说，现代作家（“五四”至1949年）与当代作家（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）相比，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写自己与时代的变故、征途与庶务，不啻“自为年谱”，而书中其人宛在，宛然有一个鲁迅、一个周作人、一个胡适之、一个陈独秀、一个郁达夫、一个徐志摩、一个朱自清……活在无数读者心中。当代作家则反是，“自为年谱”的很少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，也颇不容易。他们的作品或许各具风格，所塑造的人物，所描写的世界，或许也多有可观，但由于种种难以备述的缘故，鲜能直写自己的全人，鲜能将清楚的精神印记留在作品中。他们仿佛脱离了作品，只为家属留下版权。结构主义批评家宣布“作者已死”，主张理解作品可不顾其人，我虽不敢苟同，但不妨买椟还珠，将这句激言借来赠给当代作家，并请读者留意：当代作家某些方面或者赶上乃至超越了现代作家，但他们已日益丧失将真实的自我写入作品的能力。

编这套“中国现代名人回忆录”文丛，就是想和读者诸君一道暂时放下当代作家太多的惺惺作态，太多的自以为是的“杰作”，也暂时躲开书商、评论家和作家以文学为名向读者联合发出的太多的恫吓与欺瞒，回到中国文学的现代，不假良史之笔，不托飞驰之势，更毋庸乎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记与深文周纳的研究，只将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看成现代作家的“自为年谱”或“回忆录”，兴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代文学的名利场与狭的笼，也换个角度将现代文学作品读出新意。

这只是我作为编者之一的一点浅见或偏见，质诸高明，未知当否？

谨序。

郅元宝

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

目
录

>

我的家庭，我的故乡

2...我是扬州人

8...说扬州

12...择偶记

14...背影

17...给亡妇

21...儿女

26...扬州的夏日

>

南国踪痕

30...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

37...旅行杂记

43...温州的踪迹

49...春晖的一月

- 53...航船中的文明
56...白种人——上帝的骄子！
59...海行杂记
64...白马湖
67...南行杂记
70...冬天
72...南京
76...松堂游记

北平岁月



- 80...执政府大屠杀记
87...荷塘月色
90...一封信
93...情书一束
114..潭柘寺 戒坛寺
118..买书
121..初到清华记
124..清华的一日
126..绥行纪略
130..北平沦陷那一天
132..我所见的清华精神

联大八年



- 136..蒙自杂记
- 139..重庆行记
- 145..外东消夏录
- 150..动乱时代

我与友人



- 154..白采
- 157..哀韦杰三君
- 160..悼何一公君
- 162..怀魏握青君
- 164..悼王善瑾君
- 166..我所见的叶圣陶
- 171..哀互生

写作背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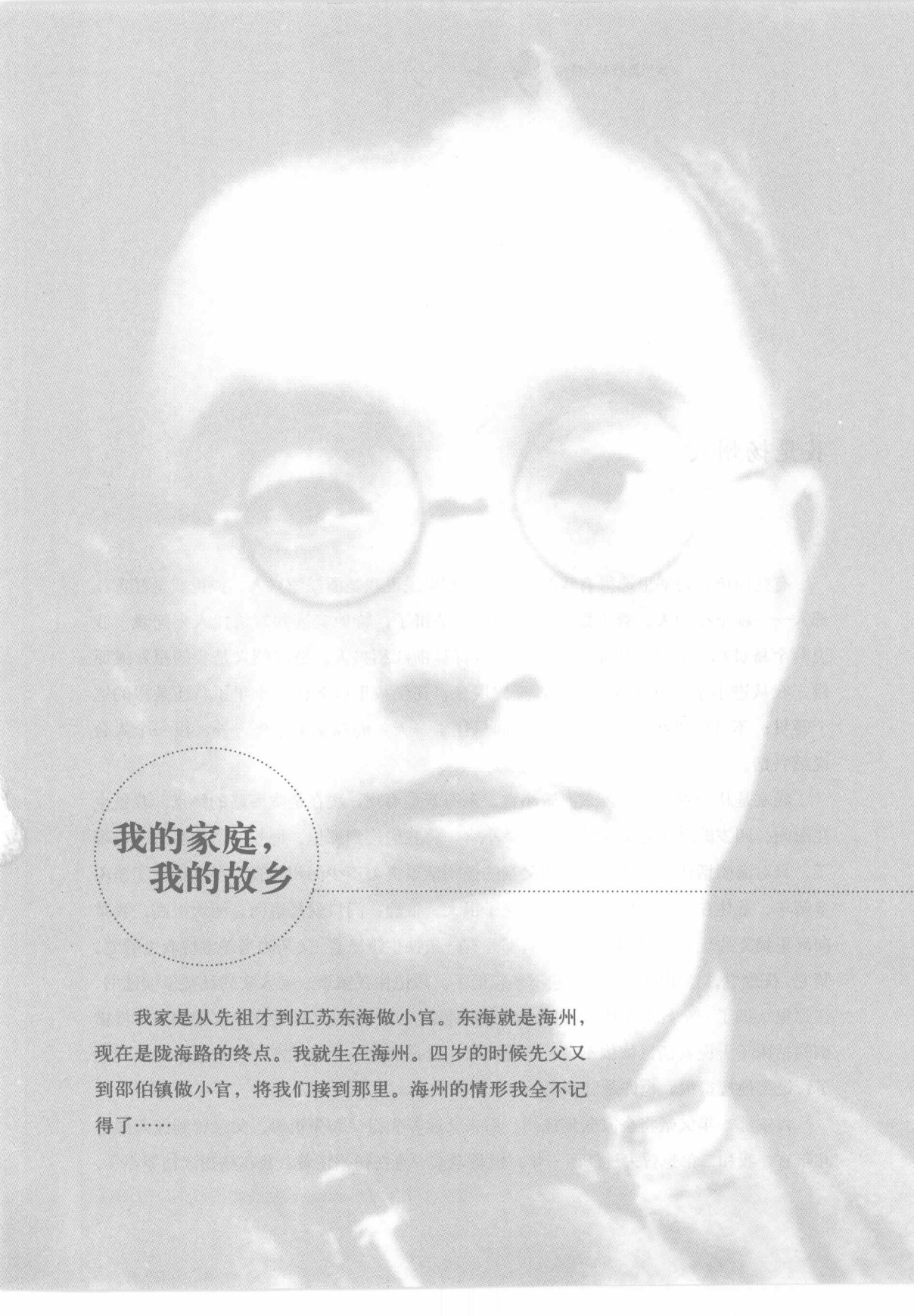


- 174..《越声》发刊辞
- 177..匆匆
- 179..《梅花》后记

- 182..论无话可说
- 184..写作杂谈
- 205..论中国诗的出路
- 210..论不满现状
- 213..论气节
- 217..青年与文学
- 218..《闻一多全集》编后记
- 222..关于创作
- 232..周话
- 234..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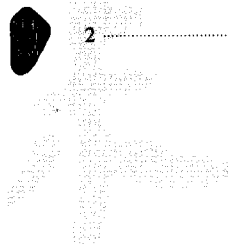
附 录

- 237..朱自清年谱



我的家庭， 我的故乡

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。东海就是海州，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。我就生在海州。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，将我们接到那里。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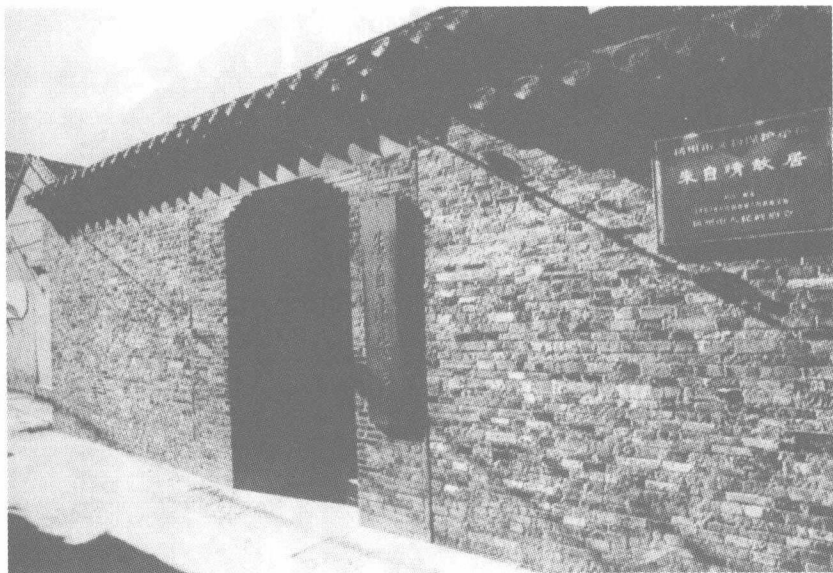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是扬州人

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，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，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——就是扬州人。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，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。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，但是若打官话，我得算浙江绍兴人。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，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；直到现在，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，还是报的这个籍贯。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，每回只住了一天；而我家里除先母外，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。

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。东海就是海州，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。我就生在海州。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，将我们接到那里。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，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，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。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，是住在万寿宫里。万寿宫的院子很大，很静，门口就是运河。河坎很高，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。邵伯有个铁牛湾，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。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，骑它，抚摩它。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。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。我常到他家玩儿，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，依依不舍，不想回家。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，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；记得他瘦得很，也许是肺病罢？

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。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。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，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；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。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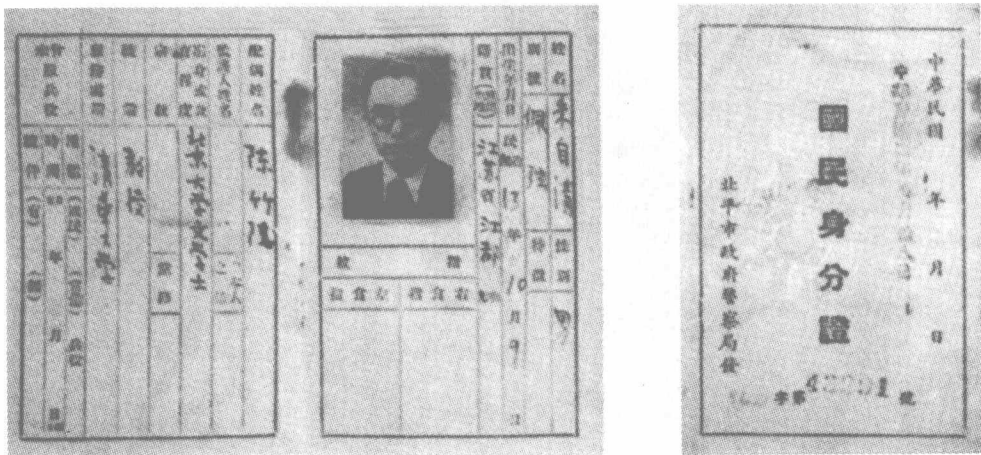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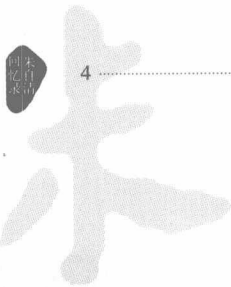
1

1. 朱自清故居之一——扬州安乐巷 27 号

2

2. 扬州两淮中学早年教室，朱自清曾在此就读





朱自清曾用过的身份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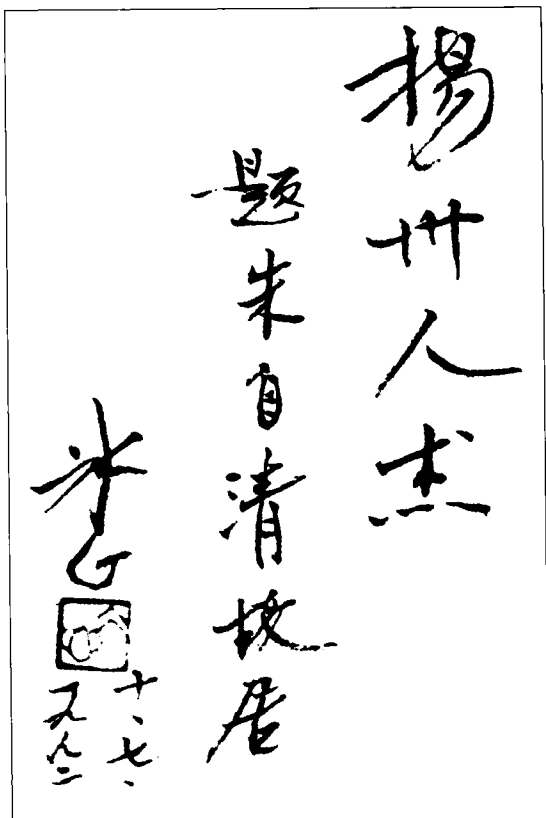
没毕业，读高等小学，毕了业；读中学，也毕了业。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，他已经过世了。还有陈春台先生，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。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，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；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，愧对这两位老师。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，也早过世了，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，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。中学毕业，我是十八岁，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，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。

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，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。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，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。她从不曾去过杭州；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。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，我曾为她写过一篇《给亡妇》。我和她结婚的时候，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。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。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，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。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。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，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，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；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。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！她性情好，爱读书，做事负责任，待朋友最好。已经成人了，不知什么病，一天半就完了！她也葬在祖茔里。我有九个孩子。除第二个女儿外，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；其余亡妻生的四个

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。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，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。

我家跟扬州的关系，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“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歌哭于斯”了。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；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，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。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，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，又为了什么呢？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，求其一致；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。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。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，连国籍都觉得狭小，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。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。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，自己却因为浙江籍，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。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，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，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，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。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？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。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，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，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。那虽然一半是玩笑，可也有点儿窘的。

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；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。小是眼光如豆，虚是虚张声势。小气无须举例，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，坐包车在街上走，除拉车的外，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



冰心为朱自清故居所作的题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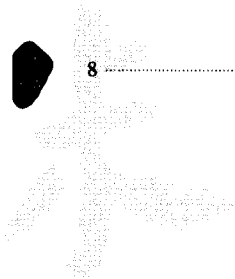
推着跑着。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，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。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《你我》里，商务印书馆不肯，怕再闹出“闲话扬州”的案子。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，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。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，曾经写过一篇《扬州的夏日》，还有在《看花》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。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，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，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。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，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戇气，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。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戇气，我的朋友任中敏（二北）先生，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，不管人家理会不理睬，难道还不够“戇”的！绍兴人固然有戇气，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，不过我不深知罢了。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？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。

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，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。不用远说，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。可是现在衰落了，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，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家就知道。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佬，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。江北佬在上海是受欺负的，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。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佬了。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。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，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，就靠着那一点儿不三不四的上海话；甚至连这一点儿都没有，也还自称为上海人。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。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伢子，那些人说的是伢话。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，南京人说话大舌头，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。英语他们称为蛮话，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。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，到上海一看，立刻就会矮上半截，缩起舌头不敢喷一声了。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！

我也是一个江北佬，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；上海人太狡猾了。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，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；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，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，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。然而年纪大起来了，世界人到底做不成，我要一个故乡。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，说“把故乡掉了”。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；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，是可羨

慕的，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。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，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，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，影响最深最久；种种悲欢离合，回想起来最有意思。“青灯有味是儿时”，其实不止青灯，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。这样看，在那儿度过童年，就算那儿是故乡，大概差不多罢？这样看，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。何况我的家又是“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歌哭于斯”呢？所以扬州好也罢，歹也罢，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。

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五日作



说扬州

在第十期上看到曹聚仁先生的《闲话扬州》，比那本出名的书有味多了。不过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，曹先生又未免说得太好；也不是说得太好，他没有去过那里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，历史上得来的印象。这些自然也是扬州的一面，不过已然过去，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种美梦。

自己从七岁到扬州，一住十三年，才出来念书。家里是客籍，父亲又是在外省当差事的时候多，所以与当地贤豪长者并无来往。他们的雅事，如访胜，吟诗，赌酒，书画名家，烹调佳味，我那时全没有份，也全不在行。因此虽住了那么多年，并不能做扬州通，是很遗憾的。记得的只是光复的时候，父亲正病着，让一个高等流氓凭了军政府的名字，敲了一竹杠；还有，在中学的几年里，眼见所谓“甩子团”横行无忌。“甩子”是扬州方言，有时候指那些“怯”的人，有时候指那些满不在乎的人。“甩子团”不用说是后一类；他们多数是绅宦家子弟，仗着家里或者“帮”里的势力，在各公共场所闹标劲，如看戏不买票，起哄等等，也有包揽词讼，调戏妇女的。更可怪的，大乡绅的仆人可以指挥警察区区长，可以大模大样招摇过市——这都是民国五六年的事，并非前清君主专制时代。自己当时血气方刚，看了一肚子气；可是人微言轻，也只好让那口气憋着罢了。

从前扬州是个大地方，如曹先生那文所说；现在盐务不行了，简直就算个没“落儿”的小城。